

八

卦

餘

生

八卦餘生卷之六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攀天珠耀景福  
家訓家謨珠洗重梓  
可行元燈桂芳

三三  
坤上 兌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自上臨下也。地卑矣而澤又下于地。臨之切近者無如此。故曰臨也。元亨利貞四德也。各卦皆具前已言之。二陽方長則此德應尤備也。臨十二月之卦也。加以八月則七月之卦也。七月之卦否。以爻數之則為遯否遯。

皆凶。若以月建言之。文王之時。應用商。正商改歲不改。月八月。則酉月也。於卦為觀。以消長之理論之。觀以二陽為四陰所逼。日漸以消。尤凶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

正月則泰矣。是剛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兌說坤順。二剛中而五順應。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有說有順。有剛有應。大亨之道。而又以正。乃化育之所。

以生而萬物之所以滋長。天之道也。今天道元利在其  
中。經不言者。可不言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四陰日長。二陽日消。不能久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教思也。容保也。臨民之事也。君子威于臨。則所以盡其  
臨之責。不徒以勢位相臨。苟自尊大而已。允說也。則說  
以先民。教思無窮。所以為說也。坤載也。則厚德載物。容  
保民無疆。所以為載也。

臨者以高臨卑。以上臨下而卦乃取義于地澤。若但謂地比澤為高。可以言臨。則以天臨地。臨萬物。不更為臨之大。而取義更長乎。必歸之地者。地載物者也。故必收天下萬物于容與中。而後可以臨萬物。然則有一郡一邑之臨。則當收一郡一邑之民于容與中。有一國天下之臨。則當收一國天下之臨于容與中。故曰顧名思義。思之念之。於臨民之義。差無愧焉。爾聖人以為天覆而遠。不如地載之為實也。且以地之卑。為能降心以就民。而澤更下。喻民之無所敢抗。而俛首制命于上也。師曠

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縱恣于上以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痛念之也。

### 初九咸臨貞吉

咸字之義。程以為感。朱以為皆。皆字為近。而說不甚快。以臨之為義也。而獨與二為皆。何其狹也。然則何也。咸之為言。偏也。偏臨者。無所不臨也。一陽復始。萬物咸蘊。故云咸臨也。貞吉者。初臨民上。德意未孚。須以居敬之心。守貞正之德。無小大。無敢慢。匹夫匹婦。皆能勝予。然後可以綏和萬姓而得吉。蓋咸臨者。特臨之而已。必以

正行之乃能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惟正可以感人臨民者須端其志行而後道可行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之咸臨與初九之咸臨一也。但九二則又進矣。故均之臨民也。而二之陽道方長。萬物日榮。君子之道亨。而羣生咸遂。是以吉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解未順命。於強之甚。而朱子云未詳。此似本其前。

日而言之也。如前此天下已同臨者，不必言利。如意何  
須言无不利。言利則前此有不利者矣。是未順命也。吉  
无不利者，前此不順命者，無不草心，可以惟意之所欲  
為，而不虞逆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政不欲苦，撻切不可為也。亦不欲甘，小惠不可繼也。六  
三小人乘君子之器，惠而不知為政，但為甘臨，徒以聲  
音笑貌悅人耳。使政可以甘言畢事也。則塵飯土羹皆  
實用，而人可欺矣。然無是理也。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



災及其身。凡人虛語誘人者。到底水窮石見。毫無益于  
事故。元攸利三兑之主。而居臨。以悅人為事故。為甘臨  
之象。然知以甘言與人。是猶知悅人心。畏公論者。能憂  
其窮而急圖之。繼之以實事。則前之甘。猶為不欺。而可  
以免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以六居三不能勝任故位不當也知咎而憂之則咎不  
長矣

六四至臨无咎

坤所以臨澤而四切近于澤。故為至臨。至澤而臨之也。體順而安何咎。此切近臨民之官。似今之有司。乃但言无咎。而不言其臨之得失何也。盖有上不可無下。有民不可无統。但至臨則民已各有所屬。不相渙散。而天下之大分定矣。是所以責于臨也。義取于臨。故不言其所臨之者。止言无咎而已。无咎者。上以分臨之。而無不自安之虞。下以分臨之。而無不堪命之懼。故也。盖臨之以定其位。而後可議設施也。此在名分既定之後。若見至臨以為無所事事。而不知在名分未定之前。君子與

小人無以異也。無所謂上下也。而一旦臨之。殊費約束。故卦獨有取象于至臨者。以此。此古初之臨民者乎。四切近于澤。故于此發之。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逼近于澤。則有傾墜之患。故以外言。位當者。位所當然。是故均是人也。而有一人立于上。以臨之。若難得於衆人。而不知位所當然。故聖人制上下之分。安然行之。而不以為異。亦惟其當而已矣。故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茲聖人所以效法于天地。而以神

道設教也歟。

###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尊而隔。惟以知臨天下。子思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是也。君道也。故曰。大君之宜吉。不待言矣。

###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則不自用而能用人。苟非作聰明之心。則不中矣。

### 上六敦臨吉无咎

凡臨民者。進退在君。豈得自專。無所用其敦。即君子亦不宜係戀。何以言敦。諸家皆謂敦厚于臨。理所未安。似

不敢從也。但敦實訓厚，豈虛設乎？以意度之，上處臨之，終非正臨也。殆為五日京兆言之也。凡臨民者，將去之日，及暫揖之時，率不措意，而以苟且從事，不知有一日之臨，則有一日之責。須敦篤其意，盡心力而為之，則雖不久在位，而亦有所設施。士君子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濟。況事權在手，則安可以怠心視之？上有敦臨之心，而百姓蒙其福矣。吉道也。即不然而慎守其事，亦可无失而免咎，况不然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志存乎內。則用乎外者不浮。是以教也。臨者。上下之所  
以相接也。臨得其道。則教思無窮。容保無疆。乃君子小  
人不同。則臨皆不能得中正。于是乎威臨之外。有所謂  
甘臨者。馬虛以求媚。而無實事。百姓何以蒙其福。國家  
何以受其成。臨民之大戒也。雖然。吾竊有感焉。此甘臨  
者。猶可以名義籠絡之。而職分督責之。若乃豺狼而冠  
服。名義之所不能愧。法律之所不能禁。百姓之仰望所  
不能動。大君之委任所不能威。小民吞聲。一路蕭然。則  
視甘臨。又為聖賢矣。是以貴乎知臨。為大君之宜正。為

能辨察此革也。

䷛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風行地上披拂萬物觀之義也。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觀之象也。盥潔手也。當盥而未薦之時。肅穆之容。孚于上下。觀禮者咸屬目焉。顒若威儀明顯也。則觀莫大于是。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是也。

觀之取義只在盥而不薦之時。蓋誠敬莫大于祭祀。既盥未薦。此時未有所事。誠敬端嚴肅然。可觀若薦。則有

事有所持行。誠敬雖在與端一之容有間。故取義在不薦之時。非謂薦後則不誠也。程傳以薦後則人心散而精誠不一。不若始盥之時。朱子以為是誠意用出。用出則絕畢便過了。此皆夫子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說。豈先王之薦後皆若是耶。若然則夫子又何責於魯人。不可通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觀威儀之可敬畏者在上。五在君位也。有巽順之德則恭而不驕。中正而不陂。以為觀于天下。蓋人君必有



可觀在我而後人有以觀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敬嚴于宗廟而化孚于人心。子曰。孝慈則忠是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言觀則極于天。觀之至也。神道設教非假神道以愚民。

聖人體天地之神道為一切制作皆非人思慮所及。神

而明之寒暑晝夜風雨露雷日月星辰陰陽五行無非

教也。自然而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盡人性盡物性。參

天也。贊化育而天下服以此也。不然聖人安能以一人

之私意而鼓舞天下耶。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氣異宜聖人亦不能強而一之故省方而觀之因以設之教所謂修其教不易其宜齊其政不易其俗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聖天子在上遠近莫不觀之但草野之人不能識聖德雖觀之而不能名言或相與歎服傳誦俚而無當所謂兒童之觀也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之歌止于如此故在小人為无咎若君子處草澤而無域外之觀則

可羞吝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觀無遠識小人之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不可訓故利女貞邦有道士皆有觀時而欲進之意  
焉故云闚觀觀于內而蒸于中也此時一失主意把持  
不定不免以道徇人而自失矣故如女子之守身而利  
于貞蓋嚴之也君子雖以邦有道貧賤為恥而亦以鑽  
穴踰墻不由其道為羞註云女子之正是許女子闚觀

也。豈有此理。華歆窺門。管寧割席。正是此意。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女子闕觀。未必失身。而非所宜矣。故雖貞亦醜。士人闕觀。未必毀節。而非所處矣。故其防必嚴。此其辨在發意之初。獨知之地。此際无求。方是真无求。然而難言之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進退生人之大節。此處可觀。可以為士矣。此處無可觀。斯亦不足觀也。已。三以陰居陽。有進有退。故觀我生進

退以自考也。夫闕觀之醜，聖人特言之耳。然念存于人心，人不可得而知。己亦可得而飾也。惟是進退則見之實事，關一生大節。己不能飾，人不可欺。最為吃緊，不可草草不可輕忽。自觀不可不嚴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未失道故可觀。若已失道，觀亦晚矣。寧亢勿隨，寧固勿通。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士人際遇之占也。曰：觀國之光，禮樂文章可以見朝。

珥之。大苟為觀之。而无實得。不知行義達道之難也。曰用賓于王。道德名世。可以知處士之尊。苟為利之。而不自重。且叢處士。純盜虛聲之誚矣。是故士必經綸在手。變化生心。而後可以與于斯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進退正而後可以作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五觀之主也。九觀之德也。自觀我生。則陽不失剛。陰不干正。去諛遠色。賤貨貴德。凡為君子。皆得安其所。而无

咎矣不自觀省。悠悠忽忽。必有乘隙而中之者。是否泰治亂之關不可不防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尊如天稱神頌聖從何處觀起。亦曰觀之民而已。民之安物之阜則可知我之為君也。民不安時不寧。雖云日夕孜孜圖治猶未也。故君之善觀者不觀于耳目前之不可信者。而觀于民信之不可掩者。則治亂可知。觀民之治亂則我可知。常存是心則分別于君子小人將有不可欺者。而善類之保全多矣。是以君子无咎也。

上九觀其生无咎

四陰在下。耳目難欺。譽望在我。責備甚至。苟內省不慙。將為世所指摘。故觀其生。生者。生平也。君民親友之間。或實能盡道而不慚。或徒取虛譽而无實。必其真為君子。可以信于人。可以信于己。可以信于天。而俯仰不愧。不忤。乃可以无咎。此文甚危。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苟不能觀其生則已矣。苟實能觀其生也。閉居屋漏。十手十目。不但不可自欺。且名之所在。求多者方無已。吾



能保全生平而善其終乎。平滿也。不敢滿足也。

五言觀我生。上言觀其生。亦有辨乎。曰。我者。見在也。我之得失。衆之所窺。故觀之于民。以驗我。而隨時補救。不止有失時之悔。觀其生。已往也。勿必歸根。水窮石見。平生浮名虛譽。舉無所益。至于一生歸結之時。苟有不慊。無以為終。故詳考一生。某得某失。自驗功力。以為持歸之地。要之上之觀。不在此時。此時其究竟也。五亦非不觀其終。而見在其吃緊也。互言之耳。

余因悟生平二字。曰。觀其生。志未平。則此生有不得不

可以言平生平字。衆人所同用。而能得其生平者幾人。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二字之謂也。

嘗見說易者。每云聖人扶陽抑陰。心竊擬之。以為否泰  
剝復天行之數。雖欲扶陽。安能使之不消。雖欲抑陰。安  
能使之不長。蓋讀至觀卦。而始喟然于陰陽消長之機。  
君臣幹旋之事也。觀八月之卦。于時為四陰競進。二陽  
孤危。蓋已岌岌矣。然而九五當陽。上九持志。在下之陰。  
或為童觀。或為闕觀。或為進退趑趄。或為觀光。上國未

嘗不仰一人為榮辱。而九五以陽剛制命。無不惕息。歸命。陽雖孤而不危。陰雖進而無迹。苟能撫之。彼亦何為。夫以八月得觀。况未至于八月乎。此撥轉之大機。括修省之真實事。而扶陽抑陰。非僅如後儒厭勝于口角之間也。惟君不自觀。而溺于燕僻。賢人失位。而棄為頑果。乃始末如之何。天下未嘗無不可為之時也。夫觀視也。光浮也。苟實德不孚。則莫逃于大眾之耳目。而虛聲不足。以憚人。于是乎奸人生心。羣陰成剝矣。是故君子慎所以觀之者。



震下  
離上

# 噬嗑亨利用獄

象以頤中有物為噬嗑。無可言者。去其間則亨矣。間非噬嗑不去。故噬嗑亨。利用獄。隆山李氏曰。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禱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

不當位利用獄也

純剛不任純柔不決三陽三陰參而无擊斷優柔之失  
剛柔分也非震不成非明不照雷動而火明雷電合而  
天地之威以章柔來居五得中而上行也柔雖不當五  
之位而施之于獄則不殘故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因雷電合而章而思及于獄所謂以神道設教也

初九屢校滅趾无咎

小懲大戒是也初在下為受刑之象

象曰屢校滅趾不行也

程傳云屢高而滅傷其趾則知懲戒而不敢長惡故云不行然屢校滅趾似屬兩事屢校者械之也何得言滅滅趾似刑也。不行謂或械之或刑之皆使之不能行所以懲其肆也。程傳似取必于其人。或未必盡然。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易雖以象教然聖人取象必本于人情安有噬人之膚而至于滅其鼻者本義謂六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而亦不免于傷其鼻諸家之

說殊覺遷就心實不了。嘗試強為之說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皆象所治之難易。噬膚則象刑之加于膚者。鼻者。面目之所以為容。滅其鼻則不可以為容矣。亦似兩事。蓋彼既為蠹刑。斯及之刑當其罪不復可以為人。古有剕刑。意者其謂是乎。用刑而無殘人之心。如子羔之于剕者。何咎之有。六二。蓋以柔道而用威者。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謂乘剛。用刑于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深嚴得宜。乃所謂中也。以此言觀之。則所謂剛固不指上下交何。

獨于別文而異解也。

###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理屈之人不肯服罪而反噬。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為腊肉所傷也。世間原自有此種奸人。此當事者所以疑畏而不肯任怨也。然亦小吝耳。執朝廷之法。治有罪之人。何咎之有。故噬腊肉而遇毒。事固有之。然毒不能殺人。而吾之噬仍在。若小小齟齬。便自疑畏沮喪。其何以任天下之事。

###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不當不稱其位也。六以三居陽。力弱不勝。故為奸人所侮。

###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肺。傳。剖肉之帶骨者。乾肺言難噬也。九四以受任近君之臣。當為朝廷除大奸。決大疑。故云得金矢。金矢聽訟之所入也。惟九四能得之言無媿也。蓋以剛居位不宜有所避。宜斷宜直。可以服人。然須艱貞。艱者其難其慎。貞者守正不移。如是則吉矣。

###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斯聖人之所貴也。利艱貞雖吉。以深心求人。而未肯輸情。則道不能孚人矣。故云未光也。

###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君也。人亦有不肯輸情者。故有噬乾肉之象。得黃金程傳謂黃中色金剛物。則是虛象。胡雲峰本周禮謂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小獄大。四小大兼聽。故金矢兼得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故獨得黃金。君臣之分也。然終有疑焉。謂君聽大獄得黃金是已。然大獄有殺戮

八  
去  
食  
生  
卷  
六  
二  
八  
九  
流  
放  
何  
以  
止  
言  
得  
黃  
金  
以  
君  
聽  
獄  
不  
敢  
有  
慢  
易  
偏  
頗  
之  
心  
貞  
厲  
是  
已  
非  
如  
臣  
之  
執  
法  
或  
有  
報  
復  
之  
患  
何  
以  
言  
无  
咎  
凡  
此  
皆  
義  
之  
未  
得  
暢  
然  
者  
豈  
可  
曲  
說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君何日不聽獄則何日不得黃金爻獨舉以為言者殺戮流放無金可贖所不待言其可以金贖者贖而不當雖得不可以言得也必當其罪而後得无媿焉无咎者大君處斷不當雖無報復可虞然匹夫含冤天地動色安得非君之咎故必貞厲而後可无咎也夫厲危也君

貞足矣。何至于危。曰。君以人之生死為己之痛癢。以此存心。安得不危。此亦臆言之耳。又按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謂束矢百矢。劑。今券書鈞金三十斤。此皆未聽以前事。而余以贖為言。古制不可攷。而三十斤太重。聽獄訟。本以平民之枉而先使不堪其求。則平者雖直。苟不能辨此。終無以自達矣。非先王平民之意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罪之大而受刑者也。故云何校滅耳。凶之甚耳。亦似兩事。但未聞滅耳之刑耳。正義謂罪已及首。性命將盡。則殺之也。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聽不明。諸說亦不快。豈因其滅耳。故罪其聽之不明乎。所謂聽不明者。非盡狂愚之人也。亦儘有自以為聰明。而陷于大戮者。不知乃不遠中知以下。皆聽明之過也。亦知之乎。



雜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小在上而離照之以是為文明之象曰賁賁飾也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之者遠矣故亨亨者飾也非道也故小利有攸往飾則可往故利徒恃飾以往則未也故小利。

象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損坤之上以文乾之中是柔來文剛則乾不過剛而乾文亨者柔濟剛也損乾之中以文坤之上是分剛上而文柔則坤不過柔而坤文小利有攸往剛濟柔也陰陽

剛柔交錯而相文者天之文也。

陰位本下柔不當言來以陰方得時處上而下文故言來柔來文剛則柔不以上自尊而降心于剛順之本體也。坤還其順而陽自不爭陰陽調和所以亨也。陽位本上剛不當言上以陽方處下未壯而上文故言分言上分者非全體之所居也。上者與陰合德而不相外也。健一節之用也。剛上節柔而順得其主陰奉陽以從事。不病專行不至弱喪所以小利有攸往也。小者陰也。剛柔其中而言亨。亨生于順世無不和之剛柔以剛止而言

利往行生于止。世無不節之柔。此泰卦也。泰言其大體。故以地天交而為泰。賁言相資。故以山火合而言文。

### 文明以止人文也

止者。燦然可止。而非恍惚閃爍。無可捉摸光景。禮樂文章。煥乎郁郁。父子君臣。肅乎雍雍。是文明以止。乃人道之大文章。

###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乎日月星辰。陰陽寒暑。所以長養收藏。察時之變。調變其間。而贊化育者。非小補也。觀乎禮樂文章。君臣父



子所以斟酌損益。因時之宜而輕重布之。而成治平者。非偶然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庶政禮樂以文太平也。至于无敢折獄而知聖人之重民命也。獄貴得情。有一毫粉飾而人之生死分矣。故不敢以折獄則非矜示能斷者。皆以人命為戲者也。秦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飾故也。聖人于賁卦特發无敢折獄一語。所以深警之也。賁。美德也。而有不宜用賁者。獄是也。甚矣。聖人難之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趾何以賁。以道自重。行不為苟動。有不借于人爵者矣。故舍車而徒。初處下。士之象也。九為陽。士之德也。車所以飾行也。而不知乃有以舍車而賁者。艮所以為止也。而不知乃有以文柔利往者。皆一義皆易之變。非變也。窮其本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苟弗可受。衛懿之鶴軒。不如顏觸之安步也。

六二賁其須

頌者丈夫之美觀也。何以賁之。不愧不作。成其頌眉。男子是也。六二。文之主也。故主一生之儀表。賤丈夫非無頌而粗鄙。無可觀。貴小人非無頌而神彩不起。敬皆不能賁其頌者也。

### 象曰賁其頌與上興也

上口頌也。興動也。謂頌隨口頌而動也。程傳隨上而動。動止惟係所附。猶善惡不由于賁也。本義以上為三。此甚不然。一爻有一爻之義。二何必附三。頌在頌上。何以頌為上。此只言賁其頌。頌與有光耳。同為上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以陽居三文明之極也。則但言賁如而已矣。無所不賁也。濡如。傳云光彩之盛。文發于中。有本之文。非華而不實者比。故濡如。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以永貞則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人之所覲也。亦人之所始也。永貞其賁。孰得而陵之。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艮體切近于離者。火一照而燦然矣。故云賁如皤如。

程傳云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賁而暗如暗白也未獲賁者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九三之為寇讐所隔則婚媾遂相親矣朱子亦云然但言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與程傳異然皆可疑也其云為九三所隔而不得賁遂至暗如不知三是何年隔起隔有幾年而遂至白首也老女白首尚可以從人乎又云從正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尤碍于理四陰也初陽也舍車而徒徒行亦男子之事當是四

為女。而初為男。世間只有男求女。未聞女從男。即孟光  
願從梁鴻。亦須梁鴻求之。未聞孟光飛馬從之也。女而  
飛馬從人。尚可以為女乎。且其所以飛馬從之者。為三  
所隔也。夫隔者。阻之而不得往。非以途遠也。前既有阻。  
飛馬將安之。凡此皆事之明白不通理之明白窒碍。信  
口言之。勉強遷就。故私意謂辭不可解。則直為占辭可  
矣。若必求其說。姑妄言之。皤如。蘓傳以為潔白。理或近  
之。賁言其色也。白馬稱其潔也。翰如。馬之健者。動而有  
文。亦賁之象也。馬之所以翰如者。非為冠者也。乃往為

婚媾者也。禮文之盛，莫備于婚姻。亦四以陰柔處陰位，故以婚媾言之。飾車馬而備禮文，以成人道之好。賁之大者，凡以賁之道，不可缺婚媾一段也。此亦就經文而言之，未敢自以為是，姑記之。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疑者，六四當位，疑于不賁。終无尤者，不以賁為尤也。蓋賁而為寇，則亂。雖文無取，賁而為婚媾，乃以厚別。雖文無尤也。寇，只是暴而陵人者，非定是寇盜。如車馬之音，羽旄之美，可謂賁矣。而使百姓疾首，感頰相告，可不謂

冠乎。以此推之。則賁中之冠。豈止一端。而豈必以冠盜論耶。若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則婚姻飾馬。從古已然。何有如程傳飛馬之說乎。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交交文終吉

丘園。士之所處也。君之事。莫大于下賢。賁于丘園。禮加于士。丘園。生彩色矣。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是也。束帛。所以聘賢也。交交。韻釋為委積言多也。既束帛以聘賢。則不宜苟簡。何以吝也。君至尊而士至卑。以大君加禮于賤士。人情



所難。故似若可蓋。而收賢人之效。為國家之光。則吉莫大焉。賢人之効在後。故言終。時人未必許。故言吝。此文程傳尤透就。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不祥以蔽賢為大。則國家以得賢為喜。

上九白賁无咎

賁所以為色也。而有白為賁者。馬賁不在色也。故大素无文。天下之至文也。知无色之為色。而後可與論賁。天下豈以无文為咎哉。易之道往往如此。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守其自然不假外飾而无矜持之病志之得也上即上九也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天地原有自然之文無文不可以成世聖人不能外也然文所以為用也而非徒為觀美也賁其趾賁其頰不求文而自文是故善言賁者不賁也

八卦餘生卷之七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卦之取義未有如否泰剝復之顯且切者。君子道消之時亦惟有守已以待時。將何所往。凡欲勉強以維世運而有所往者。是武侯且不能得。况他人乎。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曰剝亦危矣。而又加以柔變剛者。何也。凡陰亂之時。率無氣骨。雖有百煉剛化為軟指。柔益早者。欲竊餘泥以自

潤弱者或畏得罪以苟免既欲求容于當權不得不委曲詭隨一委曲詭隨而醜態百出不可遏止矣豈世運使然耶故曰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無道之世君子自知不為小人所容往往有擇地之心馬而不知小人方長去將何之雖欲求一善地而避之而不知小人時之仕路皆荆棘也惟有不可則止不在小人嫉忌之中庶乎可免艮止也坤順也卦以此成剝

君子亦順而止之。觀于易象而知理之不可易也。蓋消息盈虛天之行也。君子尚之順天之時也。

###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于地于義為剝于體則固故君子觀于象以敦厚其下而安固其宅厚下則托根也深安宅則置身也固又得意于剝象之外也于剝而得厚下安宅之道剝不能窮君子君子無往而不得所益也。

###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寒之中人非驟至也必有漸焉剝牀以足剝之初動者

也。然而有蔑正之心。凶之道也。夫小人道方長。又何以凶。不知陰剝之初。君子小人兩敗。此蓋淺薄小人為大奸。効驅除。每先意承志。陷君子以効容悅。不知君子既去。大奸則又借小人以謝公議。故往往不自保。每驗之無不然。試觀衰亂之世。其始事小人保全者幾人。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下下也。小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始于下而漸于上者。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本義謂牀幹也。漸進而上矣。此之蔑貞凶視初又甚其勢已張。自謂可以得志。而不知此時在卦為遊為六月。君子方盛。首事小人。未有不並傷者。蓋剥之時。君子自是不免摧折。實便未易摧折。但無知小人。不曉事機。枉用心耳。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則日長矣。剥則日深矣。而公論國憲尚在。小人未敢明肆。而黨與尚未明合。如東漢之末。其始士大夫尚清議。小人猶有所畏是也。

六三剥之无咎

小人之中亦有良心故當羣剥之時而有一人焉能保全善類雖與其黨為異亦可以无咎此等小人往往有之然曰剥之則亦未嘗不剥但剥之中有生意焉殆順而逆用之者三處坤之極有順道焉陰極必反亦自然之理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上下言不與羣陰同而失其意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四近君為小人之當權者。剝膚則殘加于君子之身而狠為之矣。然亦凶者酷虐之極。其得禍亦酷。歷觀古今未有能易。雖有燭天之焰。一旦冰消。彼亦莫知其然而然。而往事之威毫無所濟。凶之甚也。或以凶指君子。夫既剝膚矣。凶又何待言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極之世。君子必有受其災者。剝牀以膚是也。剝牀以尺。機之微動者也。剝牀以辨。事之已彰者也。猶可以為計也。剝牀以膚。則欲遠去而不可得矣。是以君子貴見

幾于早。而不利有攸往也。

###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君也。羣陰雖甚。見君則消。願君所以處之者。謂何耳。如能調劑之。羣陰皆吾用也。故能使如宮人貫魚之序。而以次寵之。蓋小人志在寵利。則君之咳唾皆恩。苟小有津潤。方患得患失。而希覲之不遑。豈敢妄幾非分。而人欲為曹莽哉。故不能為害。而君得以操縱如意。願指使之。令其屏氣需次待恩。而無敢挽越貫魚寵之。如宮人然。無不利焉。如据厠見大將軍之類。大將軍非可据。

厠見。惟以小人小有才而得大將軍。雖据厠見之。彼亦安其所從得。而不以為病。是宮人寵之說也。合羣小顛倒操縱。無不如意。是貫魚之說也。如此世界。雖不能如明良之時。君子布列。未免小人乘權用事。然太阿不失。朝政不亂。君生于小人之世。不得五臣十亂而用之。然駕御在我。謹其啣勒。是無不利之說也。猶足以呼吸風雷。運動一世。消之息之。與時宜之。以善于剝復之會。是無不利之說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羣小之世皆婦人。故以宮人喻以宮人寵以寵宮人之  
道。寵小人也。宮人操縱在我。何尤之有。此文程傳謂五  
若能使長率羣陰以獲寵愛于上之陽。殊無禮安有五  
為君。而帥羣陰以從人之理。

###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剥廬

雖極陰之世不能絕陽。雖極小人之世不能絕君子。雖  
小人極力摧殘君子。必有一二君子存焉。而不能害。所  
謂碩果不食也。凋喪之餘。有巍然獨存者。以係民望。如  
宋之劉安世是也。亂極思治。民心歸之。故君子得與言。

為民所載也。小人當此際。雖羣陰凝注。極盛之時。然勢極欲反。無如天道何。自然無所安處。故曰小人剝廬廬所處也。剝人者終自剝。理之必然。註乃謂小人居之則剝。極于上。自失所覆。而無復碩果得與之象矣。非也。小人自非碩果。君子此時亦不必在上。上但以剝極之時言之耳。剝者陰剝陽。小人剝君子。小人剝極則退。誰為剝之。安得與君子爭碩果。論吉凶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終不可用者。陰盛之時。所用皆小人。至于剝極。小人愈

盛天下之人皆以為小人不用而不知勢乃暗消終歸于無用故曰終不可用言其方用也若君子則雖不得位而譽望愈隆民方載之矣

剝天行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惟有消息盈虛與時宜之君子所以處亂世也貪戀富貴固不足言憑恃剛心與時相爭亦非明哲保身之道君子不取也

☶☶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天地閉塞而成冬閉塞則不亨雷動于地下而陽復復

則不亨矣。陽氣既暢，無有壅遏。是以出入无疾。譬如羸病之人，生意一回，日就安腴。雖病未脫體，而識者知其无疾矣。陽氣日滋，朋來之象无咎者，就陰盛之時言之也。此時方有霜雪沍寒之患，不知皆所以閉固陽氣而陽無服患矣。反復其道，勢極必反，剝極必復，生生之道相續于無窮也。七日来復者，自始至復，凡七更也。君子道亨可以有所往矣。出入以下，皆占辭也。

### 象曰復亨剛反

復之所以亨者，以陽剛之反也。然則人無陽德，雖與陰

邪羣比難以亨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陽之復也震之動也。可以有為矣。然必以順而行。乃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若不能以順。則必不能善其出入。合其朋儕。為疾為咎。必不免矣。然則君子難得時。尤宜沉潛安舒。乃可以有為。若張皇急遽。債棘之績也。是以君子貴于厚德載物。而小器易盈者。不與焉。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陽無不反道無不復。七日必復天行之數。不可抑也。吾于此見天道之大。馬人之于小人不可忍。而急急欲去之者。皆其量不足以容之也。聖人必寬以俟之。或有一日之悔。則猶收之于覆載之中。必其冥頑不悟。窮其伎倆。至于極而無原之地。而後治之。如天之于陰。必俟其剝極而後復。而陽自如也。故聖人無憐禍之小人。而天地無鬱沴之陰氣。

利有攸往剛長也

剛既長柔自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人于錮蔽之後。一旦猛省。此時是非善惡。了了分明。而生人之初。赤子之性。盎然充滿。獨知獨曉。獨悔獨恨。而天地之理。完全無虧。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陰極之時。一陽初動。見天地之心焉。微乎微乎。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非至誠孰能與于斯。故至誠如神。未易言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讀此語。頗疑之。以為此近于呂氏月令之語。既而乃

悟呂氏月令本此也。上古之時，事體簡朴，故先王得以消息陰陽，將順月令，是以陰陽不忒，寒暑適宜，蓋有節宣之實道焉。如藏冰細事也，而有至理存，未可詳舉也。若在後世，事勢冗雜，人情囂競，閉關罷商之事，斷乎難行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其 祇 音

六爻之復，皆論人事。不遠，失未遠也。總失便復，未成其失，即有小失，不至過甚，可以无悔于厥心矣。元吉者，何也？精進之士，有一番過失，則有一番悔恨，增一番刻圖。

不但改前之過復于無過且防後之過而益懋于德是以大善而至吉者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脩身之道當如是也。因此思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所以然者。不行者不復也。不復則病在故。不可以為仁。復者去其病者也。去其病所以脩身也。可以為仁矣。是以元吉也。

六二休復吉

休。美也。復者。人之所難也。今既不難。而且以為美。夫以

復為美則其德亦美莫吉于此矣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休復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心下于仁則無以尚之矣凡人不肯下人者恥于認錯憚於為善強欲自飾與理爭是非人之大病也程傳以仁指初六爻各言復何必以仁指初然則二不是為仁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

復則復何以頻復有復之心而不能堅持以至於頻也。

過可以頻哉。至于危厲，自取之也。然有復之心焉，猶可以无咎。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幾希者危也。厲也，而猶有相近者存也，是以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則厲，義則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三頻復，四乃中行，獨復何也。三動之極，四順之始也。以復為行，是謂中行。處三陰而先復，是謂獨復。履順之初。

乘震之動而處復是謂中行獨復復無等待自知之自復之故曰獨復若待人則同事者誰肯容汝獨復非但同事者情無闊切况又有妬善助惡者巧言熒惑徒亂人意故惟中行獨復最難此不用商量不得遲疑者也子曰當仁不讓于師四處羣陰之中而能獨復所謂衆人皆醉我獨醒也傳方以初為四正應乃言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無可濟之理然則其人又不足下乎二何以黃馬。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决于從道可以獨復矣

### 六五敦復无悔

敦復者敦厚其復也。以復為是守之而不移。是非既釐。利害禍福。有不得以消之矣。何悔之有。四五似皆復中之所應有。五不必端指君言。

###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程傳本義俱以考為成言。以中道自成也。似未必然。中者中心也。言敦復所以无悔者。中心自為考驗。前日之迷失。今日之復。是認得真悔得切。守得定。即有是非利



害。適足償前事之失。何以即安而無憾。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迷于復也。沉冥不悟。不可復矣。凶所必至。無足異者。災眚行師大敗凶。君國十年不克征。皆理勢所必至。但爻中取象。當必有說。不可曉也。

嘗試以人情論之。雖極惡之小人。亦未嘗不自知其不善。但以為未必即有害。而又恥于改圖。是以始猶頻復。終則迷復。至于不可與言。天命去而不留。人心離而不

附凶至而不至有災眚者無道之世災異叠見用行師終有大敗者凶狠之人作事躁擾如楚靈吳夫差新莽隋煬黷武不休以至于喪國亡身而後已彼自以為其國其君凶非人凶之也至于十年不克征者十年數之盈也征行也傳曰美惡同必復惡遠而棄德遠而興從古如斯理之不可易也惡既滿盈殃斯及之不克復有所行矣夫十年雖遠一瞬之間未有不到之理至于不克征則雖有掀天之勢皆無可用束手以其身付人旁皇四顧而無如之何然當強盛之日獨不可少為警省

而留此須餘地乎。是以聖人憐憐于復道也。

###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制國而衆聽命者也。反君之道顛倒錯亂不亡不止。是以迷復凶也。必言君者。極人之至也。迷復之凶。大君所不免。而况于人乎。君子論德以失道為凶。小人論事。乃迷復未有不禍。可以警矣。復。美德也。頻則可厭。然聖人猶俟人以改過。而曰无咎。至于迷復。則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非聖人戒人也。天道之自然也。聖人之言。吉言凶。皆本天道以立言也。

☰☳ 震下  
☰☱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安生于動。天行健。无妄可言。其妄動皆陰柔也。坤順以承天。不敢妄動。必待乾來居初。為主于內。而後動。秉命于乾。而不自專。安有妄動之理。故天雷无妄也。无妄則一天也。乾元亨利貞。无妄與天合德。則元亨利貞無可疑者。四德備具。大善之卦也。天下之道。仁與不仁而已矣。其匪正。則入于邪。而與无妄天淵矣。一切災害。皆由此而生。一切否塞。皆由此而起。不言災害而言眚。妄有

大小。青有輕重。故云有青。利有攸往也。青者。過也。自作之也。既以不正致青。惟有恐懼修省。以求復于无妄。此外更無可為者。然昧者不知。不肯悔禍。以回天意。徒欲恃其強暴。以人力經營。求以勝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曰不利有攸往。此往字。與別卦往字微異。蓋不正而強做作也。无妄。則不必有所作為。而自亨。妄則徒有作為。而无攸利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

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来言外則有為主于内言主則内不自專言動則健而柔不用事言剛中而應應乎柔也則剛又未嘗去柔然則无妄者蓋徹内徹外總奉一有主之心以從事如此則安得有妄動大亨以正者卑就方言非釋元亨利貞言亨之可必也謂大亨以其正也以者天與之也亨者天亨之也言天以其正而命亨之而且大亨也故其匪正者天命不祐對舉而言之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陰陽之理不動不生。故天下雷行而萬物化生。實理賦形。實理成性。一毫虛假不得。云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茂盛也。對答也。副也。言對天地生物之時。法之以育養萬物。則又有調變節宣之道。不徒順時令而已。盡物之性。有實理實事。不徒並育之而已。

###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往。猶言由仁義行。則吉。天之命也。初九无妄之主。動之初也。是謂以正動。故吉。所謂大亨以正也。

###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但守其无妄而志自得。盖不求之往而第求之无妄。是以得也。

###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此文諸家之論甚繁。于心殊不能了然。凡經言往皆曰利有攸往。獨此曰則利有攸往。何也。余是以不安于諸說也。竊謂无妄之卦。論實理耳。耕者。穫之本也。菑者。畲之本也。皆實理也。若夫不耕穫不菑畲。是無其事而有其功。理之所不載。非理之實也。而可幾乎。聖人之意。若曰。不以實而欲行。必不耕而能穫。不菑而能畲。則利有



彼往明謂若不能然而欲利往是不耕而思獲不苗而思畜必無之事。蓋反言之也。萬物無無本之發生。君子無無根之作用。天雷之所以无妄者以實也。實陽也。以六居二雖云得位得中。然卦言无妄初以九為无妄之主。則六為未實也。故反言以甚之也。此說與諸說大異。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未富言此不耕之獲意外之事。總然遇之未可為富。蓋偶然者不可以為常。如亨不以正偶亦有之不可以為常亨之道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所謂无妄之災也。得牛者何人殃及者何人。此文頗明。此則所謂无妄者。但不以妄得之耳。非至誠之无妄矣。六三非能无妄。而災則无妄。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繫牛。邑人自受。補詰亦勢所必至。所謂无妄之災。九四可貞无咎。

以理論之。則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以事論之。則无妄之禍福。皆非人力所能免。九四居健之初。而乘動。夫動則

不免有禍福之心。一有禍福之心。遂恐有所遷就。而不能守吾貞。故戒之可貞。不使念頭差錯。則无咎在我。蓋初為无妄之常理。二則念之妄。三則事之妄。總之無益。惟可貞。盡其在我。以為凝承天命之本。然有凝承天命之具。便為妄念。此際最為緊切。惟無所為而為之。以守吾貞。為庶幾焉。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禍福皆所固有。但守貞以俟之。無自改咎而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五以剛處尊。无妄之至者。不當有无妄之疾。然而不免有之者。在外而不在我也。既有无妄之疾。則亦有无妄之愈。故勿藥有喜。勿藥者。我無改疾之道。疾亦不能病我。蓋內有餘疾。不足治也。去无妄之疾。亦何喜之有。喜者。喜无妄之疾。不能累我也。凡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不可知者。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疾。疾之失其常者。非常疾。則亦非常藥。可治。執常藥以治之。亦必失其常理也。與疾不相應。故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彖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言匪正者。不可以未能无妄而往也。上九。則既无妄矣。何以亦行有眚。无攸利耶。此見非分之福。不但妄人不可妄覲。即无妄之人。亦不可妄覲。夫无妄者。而有妄行乎。盖内省不愧者。而或有所不足于人道之事。自信以為无妄也。謂可以求助于鬼神。撥轉于人事。而不知有命焉。君子與小人一也。微倖之事。不可幾也。此无愧之无妄。非至誠之无妄也。初九往吉。往人事之常也。吉以理言也。上九之行。希不耕之獲。

也。青以失已言也。无攸利以命言也。徒自青而無益者也。

###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道既窮矣。災所不免矣。无妄之行。將何之矣。

无妄君子之所以自盡也。雖未能造于至誠之域。然能為无妄。則可以履吉。蓋人能立于實地。則自可以為其實事。吉者天祐之。實非天私之。有實事者。自有實功也。若意外之獲。世固有之。然畢世不可幾。君子亦不願幾之。此六二爻所以丁寧于不耕之獲也。四守貞而免咎。五

无妄而疾不能殺。天下事取足于已而已。三之災以无妄而不得免。上之行。徒取背而无攸利。守已者聽天而不聽天者。无益于已。上之无妄。與三之未能无妄者。无以異也。是以君子惟求无妄而已矣。无妄之至。可以元亨利貞。而與天地同德。不能无妄。則天命不祐。俛俛乎何之。然則守正者。即無福而獲天。匪正者。干天之命。寧止不能免咎已也。雖然。吾感于上九。而益有省于君子。居易俟命之說也。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天在山下。以山畜天。天下之畜。孰大于是。畜者。收之以為己有也。苟不以貞。根基不正。畜雖大安。所用之。故利貞。所謂曲能有誠也。大畜疑于遯。故云不家食吉。君子不為無用之學也。利涉大川。正見畜之實用。君子無不可試之地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自強則剛健矣。无妄則篤實矣。形著動變則光輝矣。自強不息。則日新其德矣。大畜之所以取義至誠之事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乾天也而避艮于上尚賢也乾健也而處于山下止健也上賢止健剛而不亢天下之大正也

處乾之上者多矣而艮獨曰尚賓天之下至高大者莫若艮故以象賢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尚賢故有養賢之象君能養賢故不家食者吉君子利見之時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天也。而尚賢。君子遇知己之主。以吐其奇。奉天之威。何用不濟。何險可言。故曰應乎天也。山于象為止。每言利往利涉。固知濟天下之事者。未有不豫定于所止之先。君子之用試。蓋非嘗試之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此君子之所謂大畜也。

初九有厲利已

所以畜健者何也。健往而不顧。天下事固有不可直情徑行者。直行之則有厲。故利于已也。厲則已之不至于

失畜之正者也。曰有曰利。有審度之意焉。初九履事之始。故有此象。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雖天下之至健。亦未有以犯災為是者。

九二輿說輻

輿說輻。止之象也。勢不可進。則止不為怯。九二處得其中。消鋒鋒頽。故能毅然如此。

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

所以輿說輻。何也。知止我者。知難而退。中心為我。非有

過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閑輿衛利有攸往

易卦之變往往如此。大畜以止為用，而三則以進為用。緣止者止其所當止，至于可進之日則往不可禦矣。故良馬逐所以為進也。利艱貞持之小心，其難其慎也。日閑輿衛就馬之象而言之，閑之者慎之也。在逐之中，謹凜自存，如此乃利有攸往。進之中，不忘畜之意也。九三處健之極，故其象如此。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合志又推言之也。豕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賢人與上合志。何往不利。

###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四艮之初體用止者也。牯牛于童以抑其銳。禁于未發。則易為力。故元吉。此見剛無不用之理。而以不用為用。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吉則喜矣。喜有以善童牛之用也。

###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豮符云反

豕之牙所以為利也。而豮之有牙之利而无牙之害。則

吉矣所以貴于畜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之人多。大君威福在己。皆有所以制馭之。而柔其性。則貪者詐者。悍戾不馴者。皆可收之。以為我用。盡天下之才。而無僨事之患。人君之畜。孰大于是。而吉亦孰大于是。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盡天下之賢不肖。而皆得其用。國家之慶為何如。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止之主。亦畜之主也。至于可以為之時。則無不為之理。故云何天之衢。衢路也。天衢既闢。而有無不可為。

者事可知也。有可為則為之，知不可為而止之，非過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所謂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是知所謂大畜者，所以裕其道也。而大行者，所以盡其畜也。畜而不用，無用之畜也。畜而不正，小人之道也。

上九止之主，止之極，而言何天之衢，惟天下之至靜者，為能審天下之機，揆天下之變，故有以善天下之動，而有庖丁解牛之妙。

山無取義，大畜實非兩事。天下之事，雖以健成，然大剛

則折。故必濟之以柔。艮之二陰。所以濟剛也。三之往。健之本體也。何天之衝。止之中。何嘗無行。艮與乾。原非有二也。兩卦合為一體。朱子乃言九三一爻。不為所畜。是兩人相忤。此欲畜而不能。彼恃力而強進。然則畜者。是乎。不為所畜者。是乎。卦雖分爻。不過發揮其所以畜之意。非真有六人于其間。而行止之紛紜也。蓋嘗論之一人之身。自當剛柔相濟。則大畜小畜。皆自為之象也。若分而言之。則臣畜君。而君益于畜父。而父益于畜夫。而夫益于畜父。與夫天也。虛心而受之。非有屈也。所謂天在



山中亦是實理實事。朱子乃言不必有是事，亦非定論。至有謂天包乎地，地下有天，以為天在山下之象，無論地下有天，止可言地畜天，說山畜不着，即如所言，亦何意何味。